Globethics Repository



聖經創造故事中的性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Tian, Haihua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Download date	2026-11-04 23:26:4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38

圣经创造故事中的性态*

田海华

内容提要：性态在维持社会秩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文学批判的方式，以《创世记》1-3章为文本考察的中心，结合不同学者的相关论述，对圣经创造故事中的性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性态作为文化主体呈现的重要方式，被赋予男性为中心的特征，同样深深地植根于圣经文本中，使圣经本身无可避免地受到性别价值的限制。圣经创造故事对性态的描述，不仅体现了性态同权力之关联，同时，也表达了父权制体系的愿望与价值。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阅读创造故事对性态的塑造与建构。

关键词：圣经；创造故事；性态；女性主义；文化

Sexuality in Creation Story of the Bible

Tian Haihua

Abstract: Sexu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keeping social orders. Based 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relevant scholars'

* 本文的撰写承蒙"四川大学哲学社科青年人才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arguments, this paper deals with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ity in Genesis 1-3, and illustrates how to understand the sexuality in creation story of the Bible.A s an important way of cultural subject, the sexuality is *given androcentric characters*, which is also rooted in biblical text and makes the Bible limited by gender value inevitably. The creation narrative raises significant questions regarding sexuality and power, and presents the will and value of patriarchal system.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will re-read the shap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reation story on sexuality.

Key words: Bible; creation story; sexuality; feminism; culture

性态(Sexuality)[①]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性是个人伦理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秩序维系与破坏的力量。因此,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描述这一议题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古代以色列人对性的关注与焦虑,另一方面这些文字建构了以色列社会关于性的政治,比如性的禁制,规定什么样的性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或必须怎样去做。圣经之律法,是以色列人宗教与伦理生活之基本原则。其具体的法典,诸如约书(出20:22-23:33)、圣洁法典(利17-26)、申命法典(申12-26),都通过具体案例呈现了对性的规制,涉及贞洁、奸淫、强暴、复婚与乱伦等的规定。女性主义认为性态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建构。比如,在人类文化史

① 性态(sexuality)可指性意识、性存在、性行为与性经验等,是属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的范畴,是权力、文化、传统等对性(sex)的塑造,并非初始于自然的事物。这里将之译为性态,以别于生物学意义上自然的性(sex)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gender)。福柯指出性态"是由一个复杂的政治技术部署的,并在身体、行为与社会关系中制造的一系列结果"。也就是说,性态的历史是权力与性言说之关系的历史。参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127。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上，禁止乱伦是文化的序幕，而从禁止乱伦起，性就被置于权力的笼罩之下，成为权力不可忽略的资源。正如福柯将性作为研究的素材，通过对一系列追问[①]之解答，指出社会在对性做出各种规范的同时，是如何建构了人们自然的、天生的性，从而探索权力与真理的问题。他认为"性态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关于权力与性的叙述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是一个迂回的课题，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为参照的。我们应该摆脱权力的判断与否定的描述，终止在法律、禁令、自由与主权的术语上构想权力。"[②]

五经的特点之一，就是律法(*halakhah*)与故事叙述(*aggadah*)的密不可分。圣经编修者与后来的拉比传统都意识到这两个貌似异类的书写模式相互交织而产生的价值，因此，二者的紧密结合成为文学的潮流。圣经的故事叙述以社会习俗与行为规范为背景，呈现了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对圣经律法的研究常常有助于说明故事叙述中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单靠文学阅读所不能显示的。反过来，故事叙述中的观念却能借助于相关律法得到理解与诠释。由于"故事叙述同律法互文性(intertextual)的阅读通常能够反映二者所激发的深层的社会关注"，[③]故此，本文沿袭这种阅读方式，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回到圣经的创造故事里，试着探讨性别与性态在创造过程中是如何呈现的。

---

① 福柯在探讨了对疯子施加的权力是如何产生精神病医生这一真实话语之后，探究施行于性行为之上的权力来源是什么。他指出性态的历史是一部有关"真理"生产的历史。他的追问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真理的追求连结在一道的线索是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是获取快乐与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参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35—36页。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90.

③ Tikva Frymer-Kensky, *Reading the Women of the Bibl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Storie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2), xxiv.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创造故事(创1-3),为我们理解性态的形成提供了推源性的叙述。关于男女的创造,这里有两个故事,即祭司典的创造故事(创1:1-2:4a)与耶典的创造故事(2:4b-3:4)。在祭司典创造故事中,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了男女:

>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צלם),按着我们的样式(דמות)造人(אדם),使他们管理……"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צלם)造人(אדם),乃是照着他的形象(צלם)造男(זכר)造女(נקבה)。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6—28)
>
> 亚当(אדם)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אדם)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דמות)造的;并且造男(זכר)造女(נקבה)。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אדם)。(创5:1-2)

后一段经文是对前一段经文的回应,并糅和了第二个创造故事。祭司典强调秩序与圣洁,所以,其最终目的在于证明第七日的安息日为圣日,人(אדם)的创造也与之相关,而且,人(אדם)分有神的神圣形象,无论男女。[①]这里的"男"(זכר)同"记念"(to remember)的词根相同;而"女"(נקבה)这个词源于נקב的阴性形式,

① 关于这里的אדם是否被性别化,吉木斯·巴尔(James Barr)与柯大卫(Dadid J.A. Clines)之间曾有激烈的论争。吉木斯·巴尔认为:本质上说,אדם是一个阳性概念(male concept),但是它包含妇女在内。他指出妇女虽然是人,但并不意味着她是אדם。无论是用于个体,或者是群体,אדם 都只指涉男性,并不用来描述妇女。这一观点挑战了一些认为这个词表述了两性间最初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柯大卫辩护称:无论用于个体或群体,אדם 都不是被性别化的术语,它指普遍或个体意义上的人,而不顾及性的分别。它既指涉妇女,比如《民数记》31:35,也指称男子,比如《约书亚记》14:15。故此,没有依据表明אדם排除妇女,或者,意味着男子分别于妇女。参 David J.A.Clines,"אדם, the Hebrew for 'Human, Humanity': A Response to James Barr",*Vetus Testamentum* 53(2003),295-310。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意为"洞"、"间隙"与"孔"。布瑞娜通过语词分析,指出创造的叙述建构了性别差异,质疑特雷波认为是双性或无性别差异的论点,认为创造叙述中的"人"(אדם)为男性。[①]特雷波认为《创世记》1:27是要强调"他们"(男女)共同拥有上帝的形象,"他们"作为复数形式,是要突出和谐统一中具有性的分别,因此从单数形式的"人"转变为复数形式的"他们",说明"人"是阴阳同体的(androgynous),其性态需要进一步被创造。这个以上帝的形象所造的阴阳同体的存在物,在《创世记》5:1-2中被明确地称为"人"(אדם),并不具备性差异的明显特征。[②]也就是说,人最初被造时,男女两性是同时被创造的。[③]而在第二个创造故事中,男女被创造的过程如下:

---

① 甚至,从语词上来说,布瑞娜指出"女性"被性特征化(sexed),就是依据身体的特征而被界定,而非性别化:她是一个能被充满的孔与洞;而男性被性别化(gendered),他是记忆的载体,是"被记忆的",是一种社会力量。参 Athalya Brenner, *The Intercourse of Knowledge: On Gendering Desire and 'Sexuality' in the Hebrew Bible* (Leiden: Brill, 1997), 11-13。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布瑞娜误将女性所有的等同于她自身,这样的论断有失偏颇。

② 由于"人"(אדם)这个词具有"尘土"、"泥土"之意,并与"亚当"谐音,因此,特雷波认为"人"作为尘土的产物并不具有性差异的特质。参 Phyllis Trible,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8), 12-21, 80-140。伯德也认为《创世记》1:27中呈现的性差异非常有限的。祭司典视性差异为人具有相异于神而与其他生物同类的特性,因此其对人之性态的陈述,主要关注人的心理社会学意义,而非生物学方面,在意于平等的伙伴关系,其特征是相互的吸引、支持与责任。她认为《创世记》1:27中男女平行的表述,同祭司典的语境密切相关,正如祭司典的洪水故事对一阴一阳同时提及,而且,27节中的"男女"不涉及性的身份或关系,以及婚姻与生育,尽管生育作为祝福出现。总之,祭司典的创造故事并不涉及性别平等或不平等的教义。参 Phyllis A. Bird, *Missing Persons and Mistaken Identities: Women and Gender in Ancient Israe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 123-154。

③ 关于同时被造,伯德认为这是男女两性本质上平等的暗示。参 Phyllis A. Bird, *Missing Persons and Mistaken Identities: Women and Gender in Ancient Israel*, 47, n.87。柯大卫指出这个脚注是自我解构的,因为,这个祭司典的文本本身毫无疑问是男性为中心的,文本也没有明确说明性别的平等,而且,依据后来祭司典的经文,比如在《利未记》27:2—8中,男女的身价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男女并不平等。参 David Clines, *What Does Eve Do to Help? And Other Readerly Questions to the Old Testament* (JSOTSup, 94;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0), 41-45。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אדמה)造人(אד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אדם)。(创2:7)

耶和华神说:"那人(האדם)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2:18)

耶和华神使他(האדם)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צלע),造成一个女人(אשה),领她到那人(האדם)跟前。那人(האדם)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אשה),因为她是从男人(איש)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איש)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创2:21-25)

(耶和华)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创3:16)

亚当(האדם)给他妻子(אשה)起名叫夏娃(חוה),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创3:20)

尽管两个故事具有不同的来源,但是并非完全不相关。[①]如果说第一个故事中的性别差异是不明朗的,那么,接着的故事使这一差异进一步分化。在《创世记》2:7-20的叙述中,并没有迹象表明女性的身体已经出现,所产生的人(האדם)既无名字、性态,也无行动,只是一个具有尘土性质的存在物。如同在第一个创造故

① 伯德认为第二个故事是对前一个故事中人类学的补充,开始了妇女从属于男人的历史,声称人类性的区分不能只限于起源或功能的生物学界定,性态是社会所赋予的。《创世记》2-3章开启了思索历史中的性与性态的历史。参 Phyllis A.Bird, *Missing Persons and Mistaken Identities: Women and Gender in Ancient Israel*, 153。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事中，起初的"人"(האדם)并无显著的性特征。叙述者以双关语האדם来指代人，因为这个词具有尘土之意，是一种存在的物质。这个由尘土所造的人因耶和华的气息而成为活物(נפש)，其身体来自尘土，但生命源于神圣。"由于性差异的缺乏，导致这个存在物的孤独。"[①]耶和华虽然安置了一些生物陪伴其左右，但都不能与之相称。显然，孤独的生活是不完善的，需要配偶来帮助(עזר)，[②]即性态的创造能够克服这种孤独。巴尔(Mieke Bal)认为："相同与差异之间的紧张产生了性态。为了使其余的'另一半'进入存在，这个尘土的存在物必须从其自身中被分离。"[③]沉睡使之成为无意识的，它返璞归真，但无明显性特征的状态将告结束。从中取出的肋骨，依据克莱默研究同苏美尔神话中恩奇(Enki)在乐园的故事相关联。在那个神话中，女神尼提(Nin-Ti)就是由恩奇的肋骨创造出来的。[①]肋骨作为创造的物质不同于尘土，而且，这个

① Mieke Bal, "Sexuality, Sin and Sorrow: The Emergenc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 (A Reading of Genesis 1-3)", in *Poetics Today* 6/1-2 (1985), 26.

② 特雷波指出"帮助"(עזר)这个词意为"伴侣"，不具从属与次等之意。正相反，在希伯来圣经中，这个词常用来描述上帝，将之描述为创造与拯救以色列的至上者，具有"拯救"与"护佑"之意。此类经文有多处（出18:4；申33:7,26,29；诗33:20；115:9-11；121:2；124:8；146:5）。参Phyllis Trible,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90。与之相反，柯大卫认为在耶典创造叙述的语境中，"帮助"的含义是夏娃要为亚当生育后代，去实现"生养众多"的神圣命令。在这一点上，亚当本人具有无法完成的使命，他需要夏娃的帮助。如此，生育成为女人存在的全部目的，文本所坚持的是其男性为中心的定位。参David Clines, *What Does Eve Do to Help? And Other Readerly Questions to the Old Testament*, 25-48。女人所提供的"帮助"在于具有生养后代的性能力。女人生物意义上的角色可在《创世记》2:24中发现，男人与女人"成为一体"，意指性的交媾，而在《创世记》3:20中，男人命名这个女人为夏娃，意指"众生之母"，即是强调这一交媾的生物结果。参Gale A.Yee, *Poor Banished Children of Eve: Woman as Evil in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3), 70, n.70。

③ Mieke Bal, "Sexuality, Sin and Sorrow: The Emergenc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 (A Reading of Genesis 1-3)", 26.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创造的过程似乎更为复杂与艰难，或许这意味着一个更高层次的创造。

这次创造出来的生物不再是一个无明显特征的生物，而是一个性的存在，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אשה)。这里的男人(איש)与女人(אשה)是具有性差异的存在，而且首先出现的是女人(אשה)。正是这个女人(אשה)改变了那人(האדם)的意义，使之由尘土生物转变为尘土男人。男人因有别于女人而进入存在，同样，女人也因有别于男人而被视为不同，并获得性的身份。通过这种转变，女人进入"一个新的秩序"。②当耶和华将她带到"那人"(האדם)跟前，"那人"通过对"她者"的识别而设定了自己的性身份。在男人的首次话语中，性态的识别被言说(创2:23)。①在האדם中，耶和华

---

① 提(Ti)意指肋骨，同时具有"创造生命"之意。尽管这一双关语没有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中，但是其中的关联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作为"众生之母"的夏娃本身就是由一个有生命的物质"肋骨"而造出来的。Samuel Noah Kramer, *Mytholog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102-103。在苏美尔语中，"肋骨"一语双关，意指"生命"与"女人"。参Helen Schüngel-Straumann, "On the Creation of Man and Woman in Genesis 1-3: The History and Reception of the Texts Reconsidered", in Athalya Brenner ed.,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Genesi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66。

② Phyllis Trible,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97。特雷波认为אשה与איש是同时创造的，并无先后之分，也无对立关系。女人(אשה)取自于"男人"(איש)，正如亚当源于尘土，并无从属的关系。那个尘土生物(那人)称女人为"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意味着男人并不将自己描述为先于或优于女人，因为他的性身份有赖于她，恰如她的性身份依赖于他。于二者而言，其性态都源于同一个人的肉体。其中，"女人"(אשה)本身并不是一个名字，是一般名词，而非专有名词。它只是表明性别，而非特定的人物。Ibid, 98-101。但是，亚当(אדם)与尘土(אדמה)、女人(אשה)与男人(איש)之双关语的运用本身，体现了男性支配与女性从属的父权制结构。参Julie Galambush, "'adam from 'adama, 'issa from 'is: Derivation and Subordination in Genesis 2:4b-3:24", in M.Patrick Graham, William P.Brown and Jeffrey K.Kuan ed.,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H.Hayes* (JSOTSup, 173;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3), 33-46。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通过彼此区分אשה与איש的方式，创造了男女。同样，在起初的创造叙述中，耶和华创造亚当或那人(האדם)，是采用将之与其他尘土相分离的方式。在经历了连合与分离之后，性态又要回归于连合(创2:24)。"爱象征着死亡，正如死亡(创3:19)通过回归于起初而呈现，因此，这里所呈现的爱，就是要回归到与肉体(נפש)的连合，成为一体"。②但是如果将האדם视为无性别特征，那么文本就会产生内在的矛盾。为什么在אשה与איש出现之后，继续使用האדם这个词？而且在故事结尾，耶和华驱逐的是"那人"(האדם)，女人是否没有被逐？显然不是。

由创造过程来看，性别是渐次形成的，而非一次就完成。关于性形成的过程(创2:7-24)，特雷波认为其由4个片断构成。其中在第4个片段人的性态形成(2:21-24)，女人的出现达到创造的高峰，她在性态中实现了人之意义的完整，是生命的礼物。③男人与女人是性存在的创造，是从同一个物中创造出来的，二者的差

① 巴尔认为，"男人作为言说者，创造了历史与世代的延续，完成了创造中的下一步。他是受到一个无显著特征的、无性别区分的生物的促使而形成。尽管他没有恰当的名字，也无个性，但是现在，他居于父系的历史之中。"参Mieke Bal, "Sexuality, Sin and Sorrow: The Emergenc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 (A Reading of Genesis 1-3)", 29-30。

② 这一连合包含以下的因素：男人与女人连合；爱是回到较早的时期；提及父母。父母的出现是将要发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夫妇经由连合中的分离而形成；如此，连合的起初时期永远成为烦扰男人的乡愁；寻求同样的连合，接着又伴随同样的分离。历史便由此而发端。叙述者得出的结论是：男人设定了年表或历史。女人通过与尘土的存在物相区分而开始存在，而男人将会记念那人(האדם)起初的连合，因此，寻求连合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参Mieke Bal, "Sexuality, Sin and Sorrow: The Emergenc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 (A Reading of Genesis 1-3)", 29。另参Phyllis Trible,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103。正如《雅歌》所述："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歌7:6-7) 在这里，性态被形而上化，成为一种宇宙力量。

③ Phyllis Trible,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79-104.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别来自完整，又要回归完整，成为一体，从而实现性的圆满。[①]关于违背耶和华意志之叙述，特雷波认为女人的表现是主动的，并得出结论："如果女人是聪慧的、敏感的、灵巧的，那么，男人便是被动的、愚钝的、无能的。"[②]类似的是，巴尔认为"女人的违背是首次独立的行动，这使她具有强有力的特征"；[③]"她全然无罪，她选择现实"。[④]总之，特雷波与巴尔都倾向于认为男人和女人同样冒犯了耶和华的命令，而且暗示女人的动机优于男人。

基本上，巴尔和特雷波对第二个创造故事的解读都基于文学语言分析，认为האדם并非男性的人，而只是由尘土造成的一种特别的生物，指出这段经文关注的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平等，而非男性的至上。岚瑟(Susan S.Lanser)依据言说行为理论指出文本的意义常常有赖于语言运用的特定语境，其中推论的过程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因此，在《创世记》2-3章中，对性别关系的深层理解通过文本形式结构与其推论结构之间的紧张而显现。[⑤]比如，《创世记》2:25中"夫妻"的希伯来文为האדם ואשתו，译为"人与他的女

① Phyllis Trible,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104.

② Ibid, 113.

③ Mieke Bal, "Sexuality, Sin and Sorrow: The Emergenc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A Reading of Genesis 1-3)", 35.

④ Ibid, 36.

⑤ 《创世记》2-3章为厌女症提供了正当合理性，已弥漫并侵入妇女的生活。这是一个主张性别歧视的文本，其叙述的语境宣称女性从属于男性支配。比如，האדם在语法上采用阳性形式。在这个文本中，男性代表了人。岚瑟认为：依据文本的语境，当一个存在被设想为人而引入叙述，已经被设想为具有性，而且在语法上被性别化。האדם的阳性形式及其相关的代名词都界定了האדם为男性。参 Susan S.Lanser,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Garden: Inferring Genesis 2-3", *Semeia* 41(1988), 67-84。余莲秀对《创世记》2-3章的内在分析指出其反映了君王制时期阶级斗争向性别斗争转变的意识形态，在繁衍子孙的家庭模式中妇女从属于男子。她的丈夫要管辖她，如同君王统治其国民。参 Gale A.Yee, *Poor Banished Children of Eve: Woman as Evil in the Hebrew Bible*, 78-79。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人"([hu]man and his woman)。如此,האדם明显表示男性,"女人"是从"他"而造的,而且,他就是那个命名"女人"的全称男人(generic man)。此外,耶和华只是向האדם吩咐不可吃那果子(创2:16-17),但最终惩罚女人必被"他管辖"(创3:16)。"在形式与观念上,这个叙述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①原先的伴侣现成为主子,如此,历史上女性从属于男人的范式化表达拉开了序幕。②

父母不是耶和华所创造的,他们只是同男人与女人的创造相关联,确切而言,正是性态使父母这种关系成为可能。生育在第一个创造故事中作为祝福而出现(创1:28)。在此祝福中,无性别差异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对性别平等的暗示。确切而言,在提及生育之前,没有描述性活动,这说明性态次于生育。性与生育的真正结合是在第二个故事中完成的。女人对男人的恋慕同生育紧密相关(创3:16),而且生育优先于"恋慕",但于男性而言,"恋慕"较早出现(创2:24)。这里的"儿女"(בנים)实指儿子们,是个统称语词,意在于强调以男性为中心。"生养众多"的神圣祝福不仅优先于性的恋慕,而且优先于一切。③这渗透在圣经的叙述中,尽管在圣经律法文本中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繁衍的祝福/重负起初就被高度性别化,并呈现在最初的历史中,涉及生育、性行为以及异性之间恋慕的圣经文

① 这一叙述是基于男人的观点,并描述了男人对伴侣与帮手的需要。叙述所关注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呈现了心理社会学意义,而非生物学意义。参Phyllis A.Bird, *Missing Persons and Mistaken Identities: Women and Gender in Ancient Israel*, 165。

② Ibid, 166。这一神圣言说的话语给文本贴上了女性从属的标签。参Carol L. Meyers, "Gender Roles and Genesis 3 : 16 Revisited", 129。

③ 对于一个群体的生死存亡而言,生育成为强烈而有效的社会推动力。在社会、宗教与意识形态次序的意义上,生育代表一种"超自然次序"的基本态度。参Athalya Brenner, *The Intercourse of Knowledge: On Gendering Desire and 'Sexuality' in the Hebrew Bible*, 54。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本都能够依据这一不对称的性别化以及不对称的意识形态之优先性而阅读。④

总而言之，文化研究涉及文化客体与文化主体两方面的研究。对文化主体的研究要涉及对性别的分析，包括对性态的说明。与男女两性相关的性态是由社会所建构，并由文化所决定的。它构成了文化与社会中最为关键的差异之一，如不探讨性别或性态问题，任何文化观都不算完整。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性别差异的共同范式主要表现为男性主导与女性从属，并渗透在众多文化形态中，也体现在性态议题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种范式在文化中具有普遍性。但是，有关性态的研究就是要挑战所谓性别差异为自然形成，是由生物学意义所决定的观念，而认为是社会和文化所建制的产物。性态作为文化主体呈现的重要方式被赋予以男性为中心的特征，同样深深地植根于圣经文本中，使圣经本身无可避免地受到性别价值的限制。圣经创造故事对性态的描述不仅体现了性态同权力之关联，同时，也表达了父权制体系的愿望与价值。

作者田海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宗教所副教授。专长五经研究、汉语语境中的圣经诠释、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宗教研究的历史与方法。学术代表作有“Naming God in

① Athalya Brenner, *The Intercourse of Knowledge: On Gendering Desire and 'Sexuality' in the Hebrew Bible*, 55。整个《创世记》弥漫着浓郁的性别意识，是个性别化的世界。在《创世记》所呈现的创造世界里，男性与女性的分离如同光与暗、昼与夜、夏与冬的分离，雕刻在事物的秩序中。参 Philip R. Davies, "Genesis and the Gendered World", in Philip R.Davies & David J.A. Clines eds., *The World of Genesis: Persons, Places, Perspectives* (JSOTSup 257;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7-15。

② Mary Ryan, "The American Parad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Order",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31-153.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Jesuit's Interpretatio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Journal of Theologies and Cultures in Asia*, 2006)、《圣经律法对性别的建构》、《"宗教乡愁"如何可能》、《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约的起源:亚述盟约亮光下的〈申命记〉》等。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